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八回 假乞化戲弄兩縣差 真外甥毒打老娘舅

話說李龍、王虎把老丐情形稟明瞭賈知縣。金仁鼎在旁聽得真切，曉得這一定是濟公作怪。賈知縣此時心裡卻糊塗住了，以為兩個差人要想賴例行的規則，故意說得這樣，心中又貪戀那廟中一定總有些存款，就想借此進廟去搜羅一番，所以把濟公這兩個字通身都忘掉了。當下聽兩差說明，大喝道：「放屁！皇城腳下那有這無法無天的人？候本縣去查個明白。」隨即就著親隨傳轎班伺候。賈知縣此時真個利令智昏，連帶來的一卷詳文供單等情都記不得要了。轉身向金仁鼎說了一句：「我們馬上再會。」掉頭就上了轎，轉眼之間，已到了大成廟門口。此時外面天色已黑，遠遠那些站閒的還站了一個圈子，在那裡說黑話。差人們自然是預備著燈籠的了。賈知縣遠遠的便下了轎，吩咐差人巨慢些前進，自己想雜在人眾裡面先看一看，究竟是一個什麼老丐？及至走進人叢，卻然烏漆踏黑，就間或有一兩隻過路的燈籠，也是看不清楚。但聽那人對著大眾，就把鐵珊同金仁鼎謀害真相，以及鐵珊在萬秋園怎樣死法，後來金仁鼎同賈知縣什麼串頭，在那裡彷彿那說書先生說果報錄一般，委實有聲有色，演說了把大眾聽。但那說話的口音覺得是熟識得很。心中想道：這是一個什麼老雜種，弄在這裡賣報本，那裡是悟真清得來的嗎？也罷，我預備這一個知縣也不做了，單要把這個老雜種拖下，鞭他一千至八百，剝一剝我的氣。想罷，便轉身出外，招呼了差人親隨，這才燈籠火把烘烘的向廟中走來。那些站閒的見本官到來，自然是讓開一條大路；那老者更妙得很，才聽說老爺到來，他依舊還向那門檻上一坐，兩手蒙住了臉。知縣走至近前，用手上扇子敲了他一敲，他忙把衣袖一揮，將一顆頭蒙得是密不通風，賈知縣那知就裡，便向差人道：「你們拿一條鏈子，代我把他鎖進廟來，單看他怎樣利害！」說罷，便走進廟去，仍然到了客堂。好在廟中的蠟燭多得很，日間的公案還息得好好的呢。知縣當即坐下，因兩邊沒有多人，連抬轎的轎班，都叫得來架一架勢。不言賈知縣在廟中怎樣。且言李龍、王虎奉了知縣的話，叫把這老丐鎖進廟去。二人眉頭一皺，又不敢回個不字，就連鐵鏈立時也沒處去辦。王虎想了想道：「你在这裡看住那老忘八。我有一個主意，老爺既到了這邊，本坊鄉保也該來聽聽差，他們屋裡這樣東西一定是有的。我且去走一趟是了。」王虎說罷，匆匆就走。頃刻之間，王虎一手拿了鏈子，後面鄉約、地保都趕得來了。王虎向李龍使了一個眼色，兩人跑到老丐後身，弄了他一個冷不提防，套著就走。這也奇怪，此時那老丐忽然乖巧異常，比拉的條狗子還要馴善些。進廟沒幾步，轉身向王虎深深一揖道：「請教公差，這是一個什麼地方，老拙犯的是什麼罪？老拙也堂堂的還有個五品前程，三品封典，這根鐵鏈係在頸下似乎不派。請兩位公差照看一些才好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老丐因何先前那樣利害，此時又這樣平和？其中有個原故，這老丐並不是個叫化子，姓錢單名叫個通字，號叫濟人，卻就是賈知縣嫡親的母舅。本是錢塘的籍貫，幼年學的是擱筆窮。怎麼為叫「擱筆窮」呢？就是州縣衙門刑、錢兩席的師爺。這錢通中年一邊很走華容，州縣之中沒一個不慕他的名頭。不論什麼案件，他這筆頭下說叫人死就死，說叫人生就生，詳辦出去是不作受上司參駁的。

自己也揭過一個同知，兒子現今實缺漢陽知府。但他筆下雖好，不無有些有心冤屈人的地方，六□歲上就得了一個瘋病，時發時愈。這日錢通在漢陽衙門裡面忽然瘋病大發，鬧了叫人沽酒買菜，高粱紹興不算事，必要黃泥壺盛的才吃，醃魚臘肉不對味，還要狗肉才好。聽差的可敢同老大人違拗嗎？只得照樣辦到。他遂左手提壺，右手拿肉，跑出衙門，到了土地祠裡，見睡了一個叫化子，把兩件破衣服脫在旁邊。

他送坐在地下，把自家的衣服脫去，把化子的衣服著好，連鞋襪通身卸盡，赤了兩腳，拎了酒壺，咬著狗肉，瘋瘋顛顛一頓溜，忽然到了這大成廟門口。至於打王虎、李龍，訴鐵珊的案情，要論錢通他一件都不曉得，他都是糊塗塗塗的。這句話也不必我做書的交代，一的是濟公有心把他弄得來，拿賈知縣取鬧的了。所以到了賈知縣到廟之後，濟公另有佈置，便離了他的身，所以錢通的瘋病也就慢慢退了。到了才通人事，忽被兩個公差用鐵鏈將他拖了就走。他卻摸不著頭尾，所以對公差這樣說法。王虎同李龍一個頭上鑿個窟窿，一個滿嘴牙齒脫落，心中恨他不過，反轉用勁的也不顧他頸下疼痛，拖了就走。

一直到了客堂前階沿之上，李龍報道：「稟老爺，老化子已經帶到。」說著便用力措了錢通向下一跪。賈知縣坐在上面，離階下有一丈多遠，又是燈光之下，錢通又是著的一身破衣，只見階下是脆的一個老年的叫化子，卻萬萬料不到就是自家的娘舅。但錢通在下面朝上看，把一個賈知縣看得清清楚楚，曉得就是自家的外甥呢。錢通一看，好生奇怪，就想站起來上前去認親。不料賈知縣才見了他，心中想道：他毆辱我的差人，又在廟中把我屈害真情形宣暴大眾，不由的氣往上衝，也不問他的名姓，遂拍案大罵道：「好大膽的一個老賊！居然藐視官法，毆辱公差。我也不管他什麼叫做八□不受刑，你們且代我把這廝下去掌他一百嘴頭，然後再問！」

王虎、李龍聽說叫他們動手，委實公報私仇，心下歡喜不過。隨即走了下去，曉得不曾帶著皮掌，每人就褪下一隻薄底鞋，把錢通的頭髮一把扭住，一五一□的便數起來了。錢通急得是有冤無處伸，也便大罵道：「不孝的言生！膽敢打起娘舅，天反了！天反了！」就此罵不絕口。賈知縣那裡曉得真是娘舅，以為這老丐巧他的巧，格外有氣，槓子拍得應響的。一百打完，還是喝打。

就在這歇手的時候，錢通究竟是一個懂公事的，心中想道：我必須如此，才得明白！打算既定，兩人差人掉一掉邊，惡狠的又要動手。錢通便一躍站起，指著賈知縣道：「阿禿，你可是今日認真想要你舅舅錢通的命嗎？」賈知縣聽見阿禿同錢通兩個名字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才曉得打的委實是自家的母舅，忙喝差人住手。心中暗道：怪道我在廟外前聽他說話的口音是熟得很呢！但他此時可算已是個老大人，在漢陽任上納福了，因何開成這樣一個叫化子的形像，又因何特意來此同我作對呢？

其中定有曲情！一面想著，一面便拿住燭火，出位到階下，就錢通臉上一看，雖然被那鞋底上的泥、嘴裡的血弄得是不成個人模樣，兩個老嘴瓜又紅又腫，同一掛不曾灌過血的豬肺一般。但那個大致情形尚還認得出，果然是自家的娘舅。兩人一見，委實是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，你也不能怪我，我也不能怪你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那廟中到處燈燭輝煌，只見一個小沙彌走進客堂向賈知縣道：「賈老爺，我家老方丈濟公和尚，請你老人家合那一位被打的娘舅姓錢的一同到方丈裡面吃酒去呢。」

賈知縣一聽，格外吃嚇。再朝娘舅一看，這一種襤褸形像，怎樣走得出去？心中正然畫算，又不曉得還是吃酒的好，還是不吃酒的好？忽然一個道人一手拿了一雙鞋襪，一手捧了一身衣服，也匆匆走至客堂。畢竟這衣服拿進客堂是給那個穿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手捧了一身衣服，也匆匆走至客堂。畢竟這衣服拿進客堂是給那個穿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